

江湖路远 武侠片如何热血再燃

□ 尹睿 徐玉翠

中国武侠电影从20世纪20年代掀起浪潮至今，已走过百年的风雨历程。作为极富民族特色及精神内涵的一种类型电影，它不仅展现了东方哲学与侠义精神，还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剑道、武术美学等发扬光大。从早期的《火烧红莲寺》《大醉侠》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少林寺》《新龙门客栈》《笑傲江湖》《黄飞鸿》，再到新世纪以来的《卧虎藏龙》《一代宗师》《刺客聂隐娘》，中国武侠电影以其独特的美学风格占据了华语电影的重要一席，同时在国外市场一度风靡。但在当下，武侠片似乎逐渐失去了昔日的辉煌与魅力，有影响力的作品越来越少。面对观众的审美变化和市场挑战，武侠片当如何突围？

从秦汉时期的任侠、游侠风行开始，中国对“侠”的追寻和钦慕贯穿了千年，在历朝历代的史传、诗歌、小说、戏剧中都有所反映。司马迁在《游侠列传》开篇即言：“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游侠虽不完全符合正统的道德标准，但他们言必信，行必果，体现了侠义精神。唐代诗人曹植在《魏乐府歌辞·游侠篇》中生动描绘了一位纵马飞驰、重义轻生、捐躯报国的游侠形象：“长驱蹈匈奴，左顾视鲜卑”“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肯定了游侠面对国家危难时，不顾个人安危，捐躯报国的无畏精神。这两者共同指向了中国侠文化的内核：忠诚、无畏、重义。

20世纪，金庸、古龙等创作的武侠小说风靡一时，《笑傲江湖》《射雕英雄传》《小李飞刀》等作品，描绘了江湖上的恩怨情仇，还借此探讨了人性等深层问题。进入新世纪，随着互联网的发展，网络文学和影视开启了“新武侠”的探索，让侠文化焕发出新的活力。

国人对侠文化的热爱，源于多方面因素，既是历史积淀，也是文化心理的体现。首先，侠文化体现了人们对公平正义的追求。在中国古代，社会常常充斥着不公和压迫，侠客成为正义的化身。像唐代《虬髯客传》中的虬髯客，因行侠仗义的行为被人们称颂。《水浒传》里，武松等梁山好汉为了替百姓伸张正义、反抗压迫者的暴行而行侠仗义。这些侠客形象寄托了民众对和平与秩序的渴望。其次，侠文化与家国情怀密不可分。“侠之大者，为国为民”的精神自古被推崇，侠客不仅是孤胆英雄，更是民族精神的代表。如《射雕英雄传》中的郭靖，他保家卫国，在国家危难时挺身而出，这种精神在国家动荡、战乱频仍的年代尤为重要。此外，侠文化融合了儒、道、法三家思想，儒家的道德理想、道家的自由精神、法家的公平正义观，皆有

体现。而这种思想的兼容性，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不同群体对理想人格的要求。

作为银幕传奇，武侠片承载了几代人的英雄梦。当下，武侠题材的文艺创作依然活跃，但真正拥有口碑与影响力的佳作日渐稀少。即便一些武侠电影由名导执导，市场反响却仍平平。

2013年王家卫执导的《一代宗师》，以武术家叶问的传奇故事为蓝本，将传统武侠与人生哲理相结合。影片在视觉上极具艺术性，镜头语言和台词设计都十分用心，尤其是那句“念念不忘，必有回响”成为广为流传的经典台词。但是，这种充满哲理性和慢节奏的叙事手法，让那些习惯于快节奏叙事的观众难以融入，情节上的疏离感也让不少人觉得电影过于“高冷”，最终票房不如人意。2015年的《刺客聂隐娘》是侯孝贤时隔多年回归武侠题材的诚意之作，改编自唐代传奇，讲述了刺客聂隐娘在情感与责任之间的挣扎。侯孝贤以其一贯的缓慢叙事风格，打造了一个诗意的武侠世界，影片中的每一个镜头都仿佛一幅古画，展现了中国传统美学的极致。然而，影片台词稀少，情感表达极为内敛，角色互动寡淡，尤其是聂隐娘与其他人物之间的情感冲突缺乏直接展现。虽然该片在国际影坛上获得了艺术方面的认可，但其过于沉静的风格并未赢得大众市场。

同样，2018年张艺谋导演的《影》，作为一部充满视觉创新的武侠电影，采用了黑白水墨的色调，营造出强烈的视觉冲击。导演通过独特的视觉风格将传统的武侠叙事升华为一种艺术表现，讲述了关于“替身”的权谋斗争，尤其是片中的动作场面和镜头调度展现了极高水准。尽管视觉上令人惊艳，剧情却过于繁杂，情感铺垫不足，使得观众难以在故事中找到情感共鸣。此外，像吴宇森的《剑雨》、袁和平的《卧虎藏龙》、袁和平的《绣春刀II：修罗战场》，这些武侠片虽然都有大导演加持，也保持了一定的制作水准，但未能赢得大部分观众的青睐，票房表现均不尽如人意。

武侠电影的叙事通常需要较长的情感铺垫，而现代观众更偏好节奏明快的刺激和娱乐体验，加之当前一些武侠作品或是陷入模式化，人物之间的恩怨情仇、武打场面成了机械的重复，缺乏对人性与社会的深入思考，或是过于追求艺术性和哲理化表达，导致与普通观众的审美需求脱节。如《叶问》系列虽然在动作场面上有所突破，但叙事模式仍拘泥于复仇、正邪对立等传统路径。同样，2021年的《青面修罗》也未能摆脱这一困境，过于依赖视觉特效而忽略了讲好故事。

梳理近些年中国电影市场，表现突出的往往集中于主旋律、现实主义和喜剧题材，例如《战狼2》《长津湖》《我和我的祖国》《我不是药神》《你好，李焕英》等，曾经那个刀光剑影、儿女情长的江湖世界似乎离我们越来越远。江湖路远，侠者情长，武侠片如何蝶变，走出一条具有时代特色的发展之路，已成为当下中国武侠电影复兴的关键命题。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黄会林谈到什么是好电影时说：好电影首先是要有好故事，电影是靠讲故事取胜的。西方电影讲究三段式叙事结构，即“开端—发展—高潮”，而中国电影强调“起承转合”。一部武侠电影如果故事没讲好，晦涩难懂，曲高和寡，即使武打设计再出奇，导演演员再大牌，也依旧会让观众在电影院中如坐针毡。其实，无论是近几年在中国电影市场大放异彩的“战狼”“药神”“李焕英”，还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把中国银幕烧成“一片火海”的《火

烧红莲寺》系列，还是被无数次翻拍的《黄飞鸿》系列，这些影片背后都有着一个个扎扎实实且引人入胜的好故事。视觉特效满天飞的大环境下，“内容为王”依旧是塑造精品、赢得观众认可，重拾市场信心的不二之选。

此外，武侠电影在深入挖掘中国传统文化内核的同时，尤其要重视现代化的表达，而不应囿于个人情仇、脱离现实的古代江湖世界。前段时间大火的游戏《黑神话：悟空》，打破了传统的善恶二元对立，尝试角色的多维度阐释，赋予人物更多的成长空间与情感纠葛，通过对悟空这一经典角色的复杂化和现代化诠释，使其焕发了新的生命力。

电影《卧虎藏龙》同样摆脱了传统的武侠叙事逻辑，实现了创新与超越。以往的侠客通常是无所畏惧的英雄，无内心矛盾，情感也较为简单。但是《卧虎藏龙》中，每个角色都充满了复杂的内心冲突和情感矛盾。例如李慕白作为一位功夫高强的侠客，在外表现得正义凛然，内心深处却有着对爱情的压抑和对武侠生涯的反思。同时，作为一位名震江湖的大侠，他没有单纯地追求名利或武功的巅峰，而是在不断追寻心灵的超脱与宁静。这种精神超越了传统的武侠伦理，是对侠义精神的重新诠释。俞秀莲作为女性角色，她不仅武功出色，更在情感与道德抉择中展示了超越常规的坚定和责任感。玉娇龙则是一个充满反叛精神的角色，她追求超强的武功，也追求自由……这些角色使得《卧虎藏龙》不仅有侠义精神，更展现了女性的力量与角色的多元化。

此外，武侠电影还可通过展现中国元素与民族风骨，吸收全球影视优秀制作经验，形成“以我为主、化用天下”的大格局。如电影《英雄》融合国际电影制作技术和叙事手法，保留了浓厚的东方美学，在国际影坛上受到了关注。

一直以来，中国武侠电影不是文化快消品，它承载了国人对公平正义、家国情怀等的向往与思考。随着全球化和新媒体时代的到来，武侠电影面临的挑战将更加严峻。正如武侠世界里的侠客们于逆境中艰难前行，武侠电影也可通过重塑“侠义”精神、融入现代叙事、创新视觉表现等“招式”，再次焕发光彩。让我们一起期待，未来的中国银幕上，能使侠者归来，热血再燃。

文艺锐评



“电子多巴胺” 享用需谨慎

□ 陈米欧

运动可以产生多巴胺，美食、音乐等可以产生多巴胺，但是，你听说过看“霸总”微短剧也可以产生多巴胺吗？是的，当你躺在沙发或床上刷手机时，哪怕仅是偶尔刷到“霸道总裁爱上我”并停留一会儿，从此，大数据就开始为你“贴心”服务、不断推送。你一次次享受此类爽剧，便会不断获得多巴胺分泌增加的美妙功效。不过，此类“电子多巴胺”，享用需谨慎——为避免低俗和恶趣味内容披着“霸总”外衣大行其道，近日，广电总局发出管理提示，压缩数量，提升质量，加强对“霸总”微短剧的管理。

很显然，这类“霸总”微短剧已经出现了一些问题。那么，存在哪些问题，我们又该怎样去看待它，这里笔者提供一些观察与思考的角度。

首先，它引导年轻人脱离现实沉醉其中。“霸总”这类短剧或连续剧往往以成功、权力、财富为卖点，通过一系列夸张的情节设计，营造出一种如梦似幻的甜宠爱情氛围。说白了，就是梦里啥都能有，让观众不断“上头”。

这种过度娱乐化和低俗的内容可能带来错误的价值观。譬如，为了吸引眼球，一些“霸总”微短剧制造并宣扬不劳而获、一步登天等扭曲的价值观。长时间沉浸在这样扭曲价值观的内容演绎之中，对年轻人的认知极易产生不良影响。这一点相信毋庸置疑。在广电总局发出管理提示的相关新闻报道跟帖里，不少网友都发出“这类脑残剧早就该管一管了”“精神鸦片，必须管控”等感慨，就是明证。

其次，它的风行有损良性创作生态。为迎合观众，创作者如果过度沉迷于编排严重脱离生活实际和现实逻辑的情节，就可能削弱自身原创能力，毕竟就是一种套路化的简单重复嘛！另一方面，为追求流量和快钱，资本对这类微短剧的投入与制作之时，往往毫不顾及内容的深度和艺术水准。于是，创作者与资本一起“努力”的结果，则是受众审美情趣不断变得低下。受众低下的审美情趣，又导致制作方再度迎合“小市民的趣味”（鲁迅语）。从整体上看，“霸总”微短剧的风行势必对良性创作生态形成挤压与冲击。据中国网络视听节目服务协会消息，截至2024年6月，3309部获上线备案号的微短剧中，剧名直接使用“总裁”的就有189部，109部使用“夫人”。并且，此类短剧的制作和投放眼下仍有增多趋势。

其实，这类爽剧在不同历史时期都有迹可循，只是，不同时代有不同的呈现样式。

20世纪初，晚清以来的社会经历着剧烈的动荡，报刊上大量登载所谓的“鸳鸯蝴蝶派”小说，描写一个个才子佳人的故事，广受市民读者的追捧，所谓“卅六鸳鸯同命鸟，一双蝴蝶可怜虫”。但有志之士纷纷发出批评的声音。梁启超将这些“爽文”斥为“尖酸轻薄毫无取义之游戏文”；胡适认为，“此类文字，只可抹桌子，固不值一驳”；沈雁冰称这类小说是“浓情”和“艳意”做成的，是“茶余酒后消遣的东西”。这些批评文字，现在看来有的也许激进了一些，但是，在当时社会情境之下，是清醒、理性且必要的。

近一点看，就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流行、以琼瑶小说为代表的唯美情爱小说及影视作品。这些作品往往内容、情节相似——各种轰轰烈烈的演绎，套路上沿袭的基本是爱情至上设定的。批评者李敖将琼瑶的《窗外》列入“新闻秀派”，并对其在作品中宣扬的“不接地气的爱情，胡思乱想的家庭伦理，暗藏臆造的狗血情节”提出极为辛辣的批评，他建议作者，应该“努力去做一个小世界外的写作者”。如今，琼瑶去世，她作品的争议性仍然存在。

当然，一个时代出现的事物总对应着一个时代部分人的需求。就像黑格尔曾说的那样，“凡是现实的就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就是现实的”。指出这类爽文爽剧不堪一面的同时，还理性思考这个现实背后的问题。“鸳鸯蝴蝶派”风行之时，是新旧社会剧烈动荡的时期；琼瑶爱情剧流行，则与改革开放之初社会思潮发生诸多变化的背景相映射；而今天，我们需要意识到新的社会情境之下，不同人的不同精神需求等新问题。

需要指出的是，事物并非总是非黑即白那样简单判定，广电总局针对“霸总”微短剧也不是“一棍子打死”，从“压缩数量，提升质量”管理提示来看，还是旨在对此类微短剧创作、生产趋势进行一种有益调节。与此同时，我们相信市场本身也会有自我调节机制。就市场环境发展来看，2022年一部短剧仅需5万元拍摄成本，2024年就飙升到30万元至50万元。资本想“卷”赢微短剧这个赛道，创新内容、拍摄手法和叙事方式等手段不可少。

总之，“霸总”微短剧这类“电子多巴胺”，享用需谨慎。所谓“小酌怡情、大醉伤身”。相信观众多半也是清醒的——“霸总”属于网络，生活才属于自己。

第224期

本版邮箱:32028011@qq.com
本版电话:0791-86849235

舞台艺术

赣剧《稻源万年》：一场穿越时空的文化对话

□ 苏勇

万年的仙人洞与吊桶环遗址不仅照亮了人类“穴居文明”的辉煌篇章，更以其丰富的稻作农业起源遗迹，为全球稻作文明的滥觞提供了有力的实证。令人遗憾的是，尽管这些遗址承载着如此厚重的历史与文化价值，却长期缺乏与之相匹配的舞台艺术呈现。因此，大型新编赣剧《稻源万年》的应运而生，就显得尤为适时且意义非凡。它不仅艺术地再现了古老的农业文明，更是一场穿越时空的文化对话。

与那些常见的对某一特定文化符号进行“膜拜化”“炫耀化”的舞台表达不同，该剧既非浮光掠影地展示一个充满猎奇色彩的文化表象，亦非为博眼球而美化历史图景，使之成为一个流于表面的浮夸而空洞的舞台广告秀。相反，《稻源万年》真切地走进了仙人洞与吊桶环遗址的历史深处，以朴实无华、真挚动人的舞台语言，将浸润着浓厚稻源文化的史前文明生动地呈现在观众面前。

《稻源万年》巧妙地融入了时下热门的穿越元素，构建了一个双重文化空间的鲜明对比与深刻对话，将现代文明与史前文明这两种互为镜像的文化形态紧密相连。借助主人公万年与王娟的视角，观众得以

近距离观察史前社会的风土人情，体会原始人类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智慧。两位主角与原始人的互动，不仅展现了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沟通与理解，也引发了观众对于人性、文明以及自我认知的深刻思考。在这场跨越时空的旅程中，万年与王娟不仅成为连接过去与未来的桥梁，更激发了人们对于别样生存方式或生命更多可能性的思考。

该剧开场为我们呈现了一个繁华的当代都市空间，高楼大厦林立，各种人造景观使得我们置身的世界更像是一处海市蜃楼，一方面我们似乎更文明、更进步，但另一方面，我们在一个如此嘈杂的空间里，始终被焦虑、冷漠所覆盖。如女主人公王娟被单一化的“成功”标准所局限，因此她对于万年放弃留校机会选择去田野的做法，完全不能理解。反观她自己在现代社会中因工作压力巨大焦躁不安，即便拥挤的人群让她的文件散落一地，也无人理会。而在原始部落中，万年和王娟始终被爱包围，原始人虽然饥寒交迫、险境不断，但他们的勇敢、纯真、友善、分享、牺牲等，使得他们某种程度上由“非人”而进阶为更具人性的存在。尽管某种程度上，穿越之旅更像是一场白日梦，但这个梦并非毫无意义，它至



新编赣剧《稻源万年》海报

少为我们提供了一种重新打量生活、重新找回自我的契机。

《稻源万年》将两个截然不同的时空进行结构性并置，巧妙地将现代都市的繁华与史前社会的质朴交织在一起，营造出一种别具一格的叙事张力。该剧依托“稻”与“爱”——前者满足身体之需，后者滋养灵魂之根，将这两种结构巧妙地熔铸于一体，

使得整个故事更加引人入胜。

如果从女主人公王娟的角度重新建构这个故事，那么我们不妨将该剧读解为一个迷失于现代主义逻辑的女性如何在别样的文化空间里找到了生命的意义，并最终抛弃了曾经狭隘、浅薄的价值观，勇敢地选择或开启一种全新的生活，不仅同意了万年的求婚，同时也甘愿做他的灵魂伴侣走向田野。

值得一提的是，该剧并未陷入对史前文明的浪漫化想象。相反，它以一种更为客观和理性的态度，展现了史前生活的艰辛与不易。万年和王娟在穿越后的种种遭遇，如被原始部落视为猎物、面对异兽的威胁、经历自然灾害的肆虐等，都让观众深刻感受到了史前文明的原始与残酷。然而，正是在这样的困境中，他们逐渐发现了生命的真谛，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幸福与安宁，并最终生成了新的“我”。

看完全剧，《稻源万年》以其独特的时空结构、深刻的思想内涵和丰富的文化意蕴，引领观众步入一个洋溢着人性光辉的奇异世界。通过赣剧这一古老的艺术形式，我们深切体会到万年先祖们的生存智慧与生命哲学。